

# 列夫·托尔斯泰大传

通往内心世界的自由之路

〔俄〕巴维尔·巴辛斯基 著  
何守源 译

Лев  
Толстой  
Бегство  
из  
рая

大师巨献  
传记经典

荣 获  
俄罗斯国家文学大奖  
大书奖

APTUN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列夫·托尔斯泰大传  
通往内心世界的自由之路

Лев  
Толстой  
Бегство  
из  
пая

〔俄〕巴维尔·巴辛斯基 著  
何守源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列夫·托尔斯泰大传 / (俄) 巴辛斯基著; 何守源译.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6.4

ISBN 978-7-5699-0878-7

I. ①列… II. ①巴… ②何… III. ①托尔斯泰, L.N. (1828 ~ 1910) — 传记 IV. ①K835.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76366 号

Лев толстой: бегство из рая

© Басинский П.В.

## 列夫·托尔斯泰大传

著 者 | [俄] 巴维尔·巴辛斯基

译 者 | 何守源

出 版 人 | 杨红卫

选题策划 | 陈丽杰 李 争

责任编辑 | 李 争

装帧设计 | 孙丽莉 段文辉

责任印制 | 刘 银 誉 敬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 //www.press-mart.com](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 //www.bjsdsj.com.cn](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010-69590320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 30.5

字 数 | 510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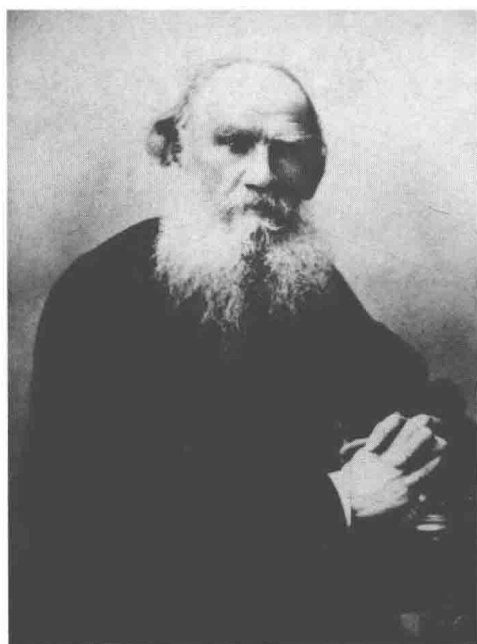
书 号 | ISBN 978-7-5699-0878-7

定 价 | 1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没有人生目标，就没有坚定的方向；而没有方向，就没有生活。

——托尔斯泰



## 译者序

### 他是人类的良知

列夫·托尔斯泰是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文坛涌现出来的最杰出的巨匠，其在意识形态内的卓越建树，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文学艺术宝库，并在政治、宗教等上层建筑领域产生了国际影响。托尔斯泰是一位作家，但他在推动世界文明进程方面发挥的作用，一般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均难望项背。俄罗斯另一位独步时代文坛的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说：“我想成为一座丰碑，用以纪念陷入深重灾难的俄罗斯人民。”列夫·托尔斯泰无疑就是一座丰碑：不是竖在文明坟场之侧的墓碑，而是一座承前启后的里程碑，折射出来的是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曙光。

托尔斯泰的创作活动分三个阶段：早期（成长期：1851—1862）、中期（巅峰期：1863—1880）和晚期（理性批判期：1881—1910），各阶段思想认识不同，作品主题迥异。早期作品的特点是：忠实还原俄罗斯宗法制社会形态下的贵族地主生活，记录自己的成长足迹，代表作品有《一个地主的早晨》、自传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和反应个人军旅生涯的《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托尔斯泰最著名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写成于创作巅峰期。其时托尔斯泰的生活渐入佳境，雅斯纳雅·波良纳领地给他的家庭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促使他结束放荡不羁的精神追求、飘摇无定的生存状态，开启了他建设家园、潜心事业的人生黄金期。《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艺术成就之高，综观古今文坛，罕有其匹；其对世界文学影响之巨，超越流派藩篱、突破时代限制，堪

称彪炳天下的不朽经典。进入创作晚期的托尔斯泰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颠覆性变化，这一方面与其年事渐高、从生理到心理均已进入衰退期，以及夫妻矛盾导致的萧墙之隙导致其身心俱疲有关；另一方面也缘于俄国改革乏力积重难返、内忧外患日益凸显的社会现实。这一时期托尔斯泰的文学创作已呈落日晚景之象，除《复活》（1889—1899）外再无大部头小说作品问世，所发中短篇小说诸如《克莱采奏鸣曲》、《谢尔盖神父》、《魔鬼》、《舞会之后》等，均以鞭挞土地资源垄断造成的贫富分化现象、抨击建立在私有制生产关系基础上的家庭的腐朽性与没落性为主题。除小说作品外，托尔斯泰晚期还编写过不少剧本，其中不乏好评如潮的佳作。

论文学创作成就，托尔斯泰无疑是罕见的天才之一。他的天才来源于他强烈的道德自律意识，还有善良敏感的个性。他是誉满天下的作家、家资充盈的贵族，但他古道热肠、乐善好施。1891年，一场农业歉收导致国内流民塞道盈途、饿殍填壑露野，托尔斯泰挺身而出，不仅开办粥棚赈济饥民，还不惜以身犯险，撰写《论饥荒》一文批评当局刻意隐瞒灾情、措置失当引发次生灾难的问题。心怀天下，悲悯苍生，博大的胸怀铸就了托尔斯泰的诗魂；而他日常生活中表露无余的细腻和敏感，使他的作品字里行间洋溢着清新隽永的氛围感。托尔斯泰的笔触牵动的不是读者的想象，而是事件参与者的脚步：揽读书页，读者会在不知不觉间融入托尔斯泰精心编织的故事情节，与托尔斯泰塑造的各色人物同呼吸、共命运，体验一种超越自我的真实。这，就是托尔斯泰作品不朽力量之所在。

托尔斯泰的成就不仅表现在文学创作方面。19世纪晚期，他以大量见解独到、针砭时弊、对国际政治走向及民众宗教信仰产生深远影响的论著，跻身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社会改革家、宗教思想家之列。托尔斯泰早年放浪形骸、生活不够检点，读过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后，他开始奉行简约主义，食只求裹腹、衣仅能蔽体，坚信苦行才是灵魂自我救赎的正途。强烈的道德自完意识，以及与时脉紧密契合的民本思想，使托尔斯泰成为专制暴政的天然敌人。他是米哈伊尔·巴枯宁、彼得·克鲁泡特金等俄国著名无政府主义者的忠实拥趸，崇尚建立在自然法则之上的契约化社会。彻底的反强权思维不仅让他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更使他与教会分庭抗礼、长年交恶，直至1891年被东正教主教公会驱逐出教。人格太过高大，以致不见容于铁腕治国的当局；信仰太过虔诚，容不得教会亵渎上帝的圣

光：这，就是列夫·托尔斯泰的人生悲剧。

托尔斯泰在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的改良实践主要表现在：他信奉美国政治经济学家亨利·乔治创立的地理主义学说，视国家资源为少数人垄断为恶之渊藪，长期致力于农奴解放与启蒙教育运动。他在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彼埃尔-约瑟夫·普鲁东的影响下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开办农奴子弟脱盲学校13所，亲自捉刀编写《识字课本》，为社会文明尚处于蒙昧阶段、国民素质与欧美发达国家有天壤之别的俄罗斯带来了一缕黎明的曙光。

托尔斯泰与中国、印度这两个亚洲大国颇有渊源。八国联军侵华，托尔斯泰坚定地站在中国人民一边，指称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是戕害中华民族的刽子手。托尔斯泰仰慕中华文明，孔子、老子的经典著述是他案头常备的读物，他在有生之年与中国西学大师辜鸿铭先生有过多次书信往还，探讨学术问题、了解中国现状。至于他和印度的关系，他的“勿以暴力抗恶”信条直接为圣雄甘地所利用，缔造了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为印度这个文明古国赋予新的生命，不世之功，早已证诸青史。

巴维尔·巴辛斯基所著《列夫·托尔斯泰大传》撷取托尔斯泰晚年生活片断，落墨重点放在托尔斯泰的晚期创作活动上，援引大量鲜为人知的细节性材料，展现托尔斯泰与家庭的关系特别是他与妻子索菲亚的矛盾、托尔斯泰与皇室和教会的龃龉摩擦。读完此书，我们对一代文豪走上天涯不归路、落拓江湖寂然殒落的命运，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19世纪后半叶的俄罗斯有两个沙皇：一个是顶着皇冠的亚历山大三世，另一个是顶着良知的托尔斯泰。传记作者巴维尔·巴辛斯基所下的定语，道出了列夫·托尔斯泰生前的荣光。

何守源

2016年6月



## 目录

|     |                   |
|-----|-------------------|
| 译者序 | / 001             |
| 第一章 | 离家出走 / 001        |
| 第二章 | 失去的天堂 / 033       |
| 第三章 | 索涅契卡·别尔斯 / 067    |
| 第四章 | 戴便帽的列夫·托尔斯泰 / 123 |
| 第五章 | 新俄罗斯人 / 167       |
| 第六章 | 亲爱的朋友 / 244       |
| 第七章 | 谁之过? / 284        |
| 第八章 | 漂亮玩具 / 331        |
| 第九章 | 放逐与遗嘱 / 366       |
| 第十章 | 冰雨 / 448          |
| 后 记 | / 473             |

## 第一章

# 离家出走

1910年10月27—28日晚间<sup>①</sup>，图拉省克拉皮文县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驰名世界的作家、思想家，已届82岁高龄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伯爵离家出走，离开了他那同样充满传奇色彩的祖传庄园——雅斯纳雅·波良纳，随行的只有他的私人医生——马科维茨基。

## 谣言纷起

那个时代人们对小道消息的热爱，与当今社会相去无几。一时间舆论鼎沸，关于老伯爵的种种传言传遍了整个俄罗斯，乃至全世界。10月29日，来自图拉的新闻雪片般飞出彼得堡电报电话局，直待第二天见诸报端。“收到震惊世人的消息，列·尼·托尔斯泰带着他的私人医生，莫名其妙地离开了雅斯纳雅·波良纳。行前他还留下了一笺信札，声称将一去不返。”

这条留给酣梦中的妻子本人的短札次日才由他们的小女儿萨沙转呈，也瞒过了托尔斯泰的旅伴马科维茨基。隐情昭然天下的那一刻，他才通过新闻渠道了解到有这回事。

当时反应最积极、报道最勤快的，当数莫斯科的一份报纸——《俄罗斯导报》。10月30日，这份报纸刊载了驻图拉特派记者的专稿，绘声绘色地讲述了雅斯纳雅·波良纳发生的一切。

---

① 本书使用旧俄历纪年。——作者注

“图拉，29日，特稿（急件）。记者刚从雅斯纳雅·波良纳采访归来，现在向大家披露列夫·托尔斯泰离家出走的细节。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昨日凌晨5点即已动身，当时天还没有亮。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先到马厩，命马夫套好马车。

“马夫亚德里安奉命行事，做好了出发前的一切准备工作。

“马匹套好之后，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带上前一夜收拾好的行李，与马科维茨基医生一起赶往谢金诺火车站。

“饲养员费尔卡举着火把，赶着马车为他们带路。

“在谢金诺火车站，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买了莫斯科—库尔斯克一线某站的车票，登上了第一班抵达的火车。

“天亮后，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不辞而别的消息传遍了雅斯纳雅·波良纳，这在他的家人中引起了不小的骚动。女主人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深感绝望，其情之凄切，非笔墨所能形容。”

这篇报道并没有占据头条位置，而是放在了第三条。头条发布五花八门的商品广告，这在当时是所有报纸奉行的通例。那一期的内容是：“销售小鲟鱼，每俄磅20戈比。”

收到发自图拉的晚间电报，《俄罗斯导报》派出自己的记者，赶赴托尔斯泰位于莫斯科市哈莫夫尼卡巷内的宅邸（现辟为托尔斯泰故居博物馆，位于文化公园、伏龙芝大街两地铁站之间）。这份报纸猜测，老伯爵离开雅斯纳雅·波良纳，目的地也许就是这处别墅。不过根据后来的报道，这只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托尔斯泰伯爵的府邸门可罗雀、一片寂然，谁也不知道列夫·托尔斯泰是否会造访老宅。紧锁的大门里面，一切都像是沉沉睡去。”

步托尔斯泰之后尘，记者、青年剧评家康斯坦丁·奥尔洛夫奉《俄罗斯导报》之命，追寻失踪的伯爵。这位记者的父亲，便是托尔斯泰研究者、教师、民意党人弗拉基米尔·费多罗维奇·奥尔洛夫，《梦》《世间没有罪人》等作品中屡有述及。康斯坦丁·奥尔洛夫在科泽尔斯科赶上了伯爵一行，并一路尾随到阿斯塔波沃。在那里，他给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及其子女拍发了一份电报，言明她的丈

夫、他们的父亲命悬一线，滞留火车站站长奥佐林办公室中养病等情形。

如果奥尔洛夫不拍那份电报，家人就无从打探沉痾在身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下落，直到铺天盖地的消息在各大报刊上蔓延开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又让家人人情何以堪？马科维茨基一直对《俄罗斯导报》的做法心存芥蒂，认为奥尔洛夫尾随他人，行事暗昧；相反，托尔斯泰的长女塔季亚娜·利沃芙娜·苏霍金娜在回忆录中写道，新闻记者奥尔洛夫的所作所为，令她感铭至深、终生难忘。

“父亲气息奄奄，正在走向生命的尽头，而我竟然连他身在哪里都不知道。想到也许见不到弥留之际的他，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塔季亚娜·利沃芙娜回忆父亲“出走”（这是她的原话）之后，她及他们全家人经受的精神煎熬，“好在有那么一位与我们素昧平生的人，能在这个危难关头挺身而出，以悲天悯人之姿，对我们这些托尔斯泰的家人表达深刻的理解和深切的关怀。他给我们发来了这样一份电报：‘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在阿斯塔波沃火车站站长处；高烧40度。’”

我们得承认，当时的报界对托尔斯泰的家人，尤其对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的态度，比对这位雅斯纳雅·波良纳的逃兵要微妙得多，也客气得多。托尔斯泰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无处不在的报界的严密监视之下，并被无情地暴露在世人面前；即便大家心知肚明，这位老人在“离家出走”之前曾经给夫人留言，希望她不要费心去找他：“即使知道我的行踪，也请不要找我。”

“列夫·托尔斯泰在别列夫去过一趟小餐馆，还吃了一个煎蛋。”报界津津有味地咀嚼着素食主义者托尔斯泰不守清规乱吃荤腥的事。凡与托尔斯泰有一星半点瓜葛的人：马车夫、费尔克、佣人、雅斯纳雅·波良纳的佃农、火车站售票员及小店主、托尔斯泰从科泽尔斯科赶往奥普季纳修道院时乘坐过的马车的车夫、当时客居此地的修士，都成了记者嗅探的对象；无论谁掌握了这位一心遁世的82岁老人旅途颠连中的蛛丝马迹，他们都不会放过。

“别找他了！”《奥德萨新闻》面对托尔斯泰的家人厚颜无耻地宣称，“他不属于你们，他属于全人类！”

“相信他的行踪很快就会暴露。”《彼得堡报》的声明，字里行间透露着冷漠无情。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不喜欢媒体（尽管他们挖空心思地追踪他），并且毫不掩饰自己的态度。不过这位大作家的夫人——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面对此番困

局却能应付裕如。她知道，依托报刊平台，可以达到借他人之杯、浇胸中块垒的目的，所以对记者的采访反应积极，乐于当着各家媒体的面，抖搂托尔斯泰的怪诞言论及行迹，并且不忘历数自己的功德（这是这位作家夫人的弱点）。

基于上述原因，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与记者的关系相当融洽。弗拉斯·达罗舍维奇在10月31日出版的《俄罗斯导报》上发表的一篇专文，表达了全体记者的唏嘘感喟：“老列夫选择孤身一人迎接末日；老鹰飞得太高，我们又何处寻踪？！”

（寻得还不够吗？绞尽脑汁、掘地三尺，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他将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比作佛祖年轻的妻子耶输陀罗，以此洗脱夫人在作家出走这件事上的责任；因为尽人皆知，佛祖的出家，与耶输陀罗毫不相干。当然，也有一些不留口德的人，拿古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的配偶，冥顽不灵的悍妇冉蒂佩影射这位作家夫人。

那篇文章的结论是：托尔斯泰乃超凡入圣之人，不能拿凡人的标准衡量这位巨人的行为；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是一位平凡的女性，在与作为凡夫俗子的丈夫相处的日子里，尽到了一切人妻人母之责；不过，当这位巨人在他那“超人世界”里畅游的时候，她实在难望其项背，遑论并驾齐驱了。正是这一点，铸就了她的悲剧。

“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非常孤独。她身边的那个小孩子寂然不见了。她的老小孩，她的神奇小孩。她为他操了不少的心：穿得暖吗？吃得饱吗？身体健康吗？她的点滴眷顾，现在都成了空茫。”

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读了那篇文章，感到非常满意。先是奥尔洛夫的电报，后是达罗舍维奇的杰作，这些都使她对《俄罗斯导报》心怀感激，并且足以抵消时时见诸报端的非议，包括同出奥尔洛夫之手、对托尔斯泰夫人的外表妄加臧否的文字：“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游移的目光，表露出其内心深处经受的折磨。她披着一身的罩衫，一颗头战栗不休。”莫斯科家中凄清的夜宿，租用从图拉到阿斯塔波沃的火车又浪费了一大笔钱——492卢布27戈比，以及瓦西里·罗扎诺夫读了让人感觉如芒刺在背的隐喻：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终于摆脱了他那个家，“恰似囚犯逃出富丽堂皇的囚室”。与博得的令名比起来，这些都算不得什么。

遍览当时有关托尔斯泰离家出走的新闻报道，标题中很少使用“出走”这个词；充斥各大报刊版面的，是“无端离家”“消失”“逃跑”“TOLSTOY QUITS

HOME（托尔斯泰离开家庭）”等或多或少带有一点贬义的用语。

事态的发展，逐渐背离了新闻界轻撩慢拨读者神经的初衷。托尔斯泰悄无声息地离开雅斯纳雅·波良纳，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逃跑，而不是冠带出游。

## 噩梦

首先，托尔斯泰出走是在晚间，当时伯爵夫人还在酣睡中。

其次，托尔斯泰刻意隐瞒了自己的行踪。她迟至11月2日，才从奥尔洛夫的电报中了解到他的下落。

最后，选择怎样的出走路线，最后落脚到什么地方，这些托尔斯泰本人未必成竹在胸。他只想离开那个家，至于去哪里、怎么走，他心中没底，也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个中秘辛，不仅记者不清楚，索菲娅也是云遮雾罩，不明就里）。

出走事件发生前后数小时里，托尔斯泰伯爵的女儿萨莎和她的朋友费奥克利托娃影影绰绰了解到，老人意欲前往夏莫尔金修道院，拜访他的妹妹玛利亚修女。不过大晚上不辞而别，这样的解释似乎又不成立。

“‘你留在家里好了，萨莎。’他跟我这么说的，‘过几天我决定好了去哪里，再带你走。我这会儿只想去夏莫尔金修道院看看玛丽亚。’”亚历山德拉·利沃芙娜·托尔斯塔娅<sup>①</sup>在回忆录中写道。

这天夜里，托尔斯泰最先叫醒的是他的私人医生——马科维茨基。不过，他并没有向医生透露这些信息。对萨莎说过的关于此次出行永不踏入雅斯纳雅·波良纳半步一类的话，他也没再跟医生说起，这一点让人匪夷所思。马科维茨基起初以为，伯爵要去的地方是科奇塔，大女婿马·斯·苏霍京位于图拉、奥尔洛夫两省交界处的庄园。近两年托尔斯泰没少光顾那里，有一回还是为了逃避雅斯纳雅·波良纳纷至沓来的访客偕夫人一起去的。他说，他去那里的目的，就是“度假”。他的长女——塔季亚娜·利沃芙娜就是那处庄园的女主人。虽然父母闹矛盾的时候，她一直站在父亲一边，但她不赞成父亲动不动就抛别母亲的行为，这是

<sup>①</sup> 即萨莎，列·尼·托尔斯泰伯爵的小女儿。——译者注

她与萨莎不同的地方。科奇塔不是天涯海角，在那个地方小住一段时间，也不算蓄意逃避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去夏莫尔金，这种可能性应该很小。被都会驱逐的托尔斯泰伯爵造访东正教堂，这跟离家出走一样有失颜面。好在他去看的是妹妹，不怕受到冷遇。

可怜的马科维茨基一头雾水，根本没想到托尔斯泰这么决绝。他只当这是一次最寻常不过的走亲访友，无非是去科奇塔居留一段时间，所以随身只带了一点钱。他更不知道，托尔斯泰急着上路，临行才发现，夹在笔记本中的50卢布现金不见了，皮包中的小物小件也丢失不少。夏莫尔金这个名字，马科维茨基还是在托尔斯泰与萨莎告别时才听到的。

选谁充当旅途伴侣，托尔斯泰拿捏得很准。只有马科维茨基这种临危不乱、处变不惊的人，才能应付这样的突发事件。马科维茨基建议直奔别萨拉宾，工人古萨罗夫一家就住在那里。对此，“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一言未发。”

托尔斯泰一行到了谢金诺小站。去图拉的火车还有20分钟过站，而去戈尔巴乔沃的火车还要一个半小时。去夏莫尔金搭乘戈尔巴乔沃方向的火车，路途要短一些；可托尔斯泰担心索菲娅睡醒后，探知情形一路赶上来，所以宁肯舍近求远，走图拉一线。马科维茨基不认同托尔斯泰的办法：图拉更好找，不如去戈尔巴乔沃……

话说回来，即便不从“走”的字面意思（步行）理解，而是从转义的角度看，这次行动与“出走”相去甚远。不过这个词的想象空间很大，所以为普通人津津乐道——肩上背个大袋子；手里拄根小棍子，徒步走在大路上，周围是浓得划不开的沉沉夜色——要知道，托尔斯泰体质虽好，但毕竟是82岁的老人了，且饱受晕厥、记忆减退、心律不齐、腿部静脉曲张诸多病症的困扰，如何经得住颠沛流离之苦？常人不理解其中的艰辛，以为托尔斯泰的出走，只是拎个包上路那么简单。

伊万·布宁在《走出牢笼的托尔斯泰》一书中，对老人告别信中的一段话称赏有加：“我所做的一切，我这个年纪的老人都喜欢做：离群索居，安度晚年。”

老人都喜欢这么做？

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也注意到丈夫的这番说辞。从获知丈夫连夜出走消息后最初的震惊中恢复过来，她开始写信祈求托尔斯泰回心转意、折返家门，并将说服丈夫的希望寄托在信件的转交人身上。她在写给托尔斯泰的第二封信（托尔斯泰

未及读完)上说,“你说老人都离群索居,你哪里看到了?农家老人都知道循规蹈矩的生活,儿孙绕膝、颐养天年,更别说贵族家庭及其他。难道老人最后都要抛家别子,在没有家人照顾的情况下度过风烛残年?”

她说的这些话确实有失偏颇。农民包括农村妇女老来离家,这种现象屡见不鲜——朝圣远游者有之、单独居住者亦有之。失去劳动能力、无法再为家计奔忙,他们只能选择孤身老去,免得碍手碍脚、给家人增加负担。家庭不和睦、家人中出现沽酒买醉或败德乱伦等行不为不检点的异类,老人也会一走了之。当然,为了逃避老妻才出走,并且有女儿暗中撑腰这种事,现实生活中还是鲜有其例。

10月27日晚间至28日,托尔斯泰循着旧路,魂归故居。

马科维茨基的记录:

“凌晨3点钟光景,列夫·托尔斯泰身披一袭长袍,脚蹬一双便鞋,裤子都没穿好就叫醒了我。他面容憔悴,情绪激动,眉宇间分明却带着刚毅果决的神色。

“‘我决定离开这儿,你跟我走。我去楼上,您收拾一下过来,小心别吵醒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除了必需品,我们不带别的累赘,萨莎过几天再送过来。’”

“刚毅果决”跟冷酷无情是两码事。这是面对陷阱,准备纵身一跃时的神情。马科维茨基以他职业的眼光,察觉到了一些异常:“有些神经质。脉搏达到每分钟100次。”82岁高龄的老人出行,需要准备哪些“必需品”?托尔斯泰根本顾不上考虑这些。他唯一关心的事,就是萨莎把他的日记本藏好,别让索菲娅看出一点破绽。他只拿了一支自来水羽管笔、几本札记簿;至于生活用品,全靠马科维茨基、萨莎、萨莎的朋友芭芭拉·费奥克利托娃打点。“必需品”掣一块儿还真不少,没有大旅行箱根本盛不下;可深更半夜的找箱子,难免会弄出声响,惊醒索菲娅。

托尔斯泰夫妇的卧室之间隔着三道门。这些门晚上都敞开着,托尔斯泰伯爵一有动静,索菲娅就会醒过来。她解释说这是为了照顾丈夫的起居,关上门听不见声音。索菲娅言不由衷,她的胸中另有块垒:她怕老人乘着夜深人静,瞅着机会逃跑。这种担心不无缘由。夫妻间尴尬关系的形成,索菲娅又如何变得瞻前顾后,开始在雅斯纳雅·波良纳自己的家里过上这种如坐针毡的生活的,时间都很明确具体:1910年7月15日。那一天,她与丈夫起了争执。一番大吵后,她一宿没有合眼,次日凌晨就迫不及待地给他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列沃奇卡<sup>①</sup>，我之所以选择了写信而不是直接交流的方式，是因为一夜失眠后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我的情绪很不稳定，说得越多，越没有头绪；而我现在只想平心静气地说出自己的心声，用理智解决咱们之间的分歧。我昨晚想了一夜，思路渐渐明晰：你用一只手爱抚我，另一只手却赫然亮出了刀子；并且我已经预感到了，你的刀子已深深扎入我的内心。这把刀子悬在我的头上，不知道哪一天会劈下来：收回对我的一切承诺，我如果不乖乖就范，你就悄无声息地走人，丢下我孑然一身……从今往后，我都会跟昨晚一样，为你担惊受怕。你在外面逾期不归，哪怕只是多滞留了几天，我也会怀疑你一去不返。设身处地地替我想想，列沃奇卡，你的出走、你的威胁，在我都是晴天霹雳，都会要了我的命。”

萨莎、芭芭拉、马科维茨基齐心协力收拾行装，托尔斯泰伯爵本人则将通往索菲娅卧室的全部三道门关了个严严实实（黑灯瞎火、偷偷摸摸、时刻留神索菲娅房间的动静，那情形，就跟酝酿一场巨大的阴谋差堪仿佛）。大提箱顺利到手，不过空间不够大，最后还剩下毛围巾、大衣，一并打了个包；路上吃的干粮，都一股脑儿塞到篮子里去了。托尔斯泰等不及这一切收拾齐备，就急匆匆地赶往马夫房，叫醒马车夫准备车驾。

这是出行，还是逃跑？

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

“……我独自一个人赶往马厩，想让马夫及早套好车；杜尚<sup>②</sup>、萨莎、瓦丽娅<sup>③</sup>还在做一些扫尾工作。夜色如墨，伸手不见五指。我看不清脚下的路，一忽儿摸到楔房边，一忽儿又钻进了树丛，弄得浑身手脚都是刺；我撞上了一株大树，和身倒在地上，帽子都找不见了；我挣扎着爬起来，折回家里另找了一顶帽子戴上，又带了一支手电，才得抵达马厩，吩咐车夫收拾马车。萨莎、杜尚、瓦丽娅都赶了过来……我当他们是追出来的家人，吓得哆嗦了好一阵子。”

这篇日记是事件发生一昼夜之后写的。文中提到的“树丛”，其实就是他日夕侍弄、倾注过大量心力的苹果园。

① 列沃奇卡，“列夫”的昵称。——译者注

② 杜尚，即托尔斯泰的私人医生马科维茨基。——译者注

③ 瓦丽娅，萨莎的朋友芭芭拉的昵称。——译者注